



白氏長慶集卷之六十四

三十一達聰明致理化

夫欲達聰明致理化則在乎奉成式不

乎創新規也臣聞堯之所以神而化者聰

明文思也蓋古之理所以聖而聰者明四目達

不虞以聰斯道寢衰秦漢以還斯道大喪上

阻於上下則訛偽之俗不得不流於內外

也國家承百王已弊之風振千古未行之

法於是始立甄使始加諫員始命待制官
始設登聞鼓故遺補之諫入則朝廷之壅蔽
失所由知也甄使之職舉則天下之謀猷所
由通也待制之官進則衆臣之謀猷所
由廣也登聞之鼓鳴則羣下之冤濫所
達也此皆我烈相所初累聖所奉雖堯舜

之道無以出焉故貞觀之大和開元之至
理率由斯而馴致矣自貞元以來抗疏而
諫者留而不行投書於匭者寢而不報待
制之官經時而不見於一問登聞之鼓終
歲而不聞於一聲臣恐衆臣之謀猷或未
盡展朝廷之得失或未盡知壅蔽者有所
未通寬濫者有所未達今幸當陛下踐祚
體元之始施令布和之初則宜申明舊章
誅塞廢事使列聖之述作不墜陛下之聰
明惟新以初爲常今其時矣時不可失惟
陛下惜而行之則堯舜之化祖宗之理可
得而致矣臣故曰達聰明致理化在乎奉
成式不必乎荆新規也
在不使人知所

臣聞國家之患七在臣之壅蔽也壅蔽之

生七於君之好欲也蓋欲見於此則壅生
於彼壅生於彼則亂作其間歷代有之可
略言耳昔秦二代好佞趙高飾諂諛之言
以壅之周厲好利榮夷公陳聚斂之計以
壅之殷辛好音師滄作靡七之樂以壅之
周幽好色褒人納豔妻以壅之齊桓好味
易牙蒸首子以壅之雖所好不同七歸於
壅矣所壅不同七歸於亂也故曰人君無
見其意將爲下餌蓋謂此矣然則明王非
無欲也非無壅也蓋有欲則節之有壅則
決之節之又節之以至於無欲也決之又
決之以至於無壅也其所然者將在乎靜
思其故動防其微故聞甘言則慮趙高之
諛進於側矣見厚利則慮榮夷公之計陳
於前矣聽新聲則慮師涓之音誘於耳矣
顧豔色則慮褒氏之女惑於目矣嘗異味

則慮易牙之子入於口矣夫如是安得不
晝夜慮之寤寐思之立則見其叅於前行
則想其隨於後自然兢業日慎一日
使去不知其所欲右不知其所好雖欲壅
弊其可得乎此明王節欲決壅之要道也
臣聞建官施令者君所執也率職知事者
臣所奉也臣行君道則政專君行臣道則
事亂專與亂其弊一也然則臣道者百職
至衆萬事至繁誠非一人方寸所能盡也
故王者但擇其要擇其人而已將在乎分
務於羣司各令督責其課受成於宰相不
以勤倦自嬰然後謹殿最而賞罰焉審幽
明而黜陟焉則萬極之要畢矣故失君道
者雖多夕惕若厲之慮而彝倫未必序也
行臣事者雖多日昃不食之勤而庶績未

三十八

委任宰相

必凝也得其要逸而有終非其宜勞而無
功故也臣又聞坐而論道三公之任也作
而行之卿大夫之職也故陳平不肯知錢
穀邢吉不問死傷者此有司之職也非宰
相之任也夫以宰相尚不可侵有司之職
况人君可侵宰相之任乎可侵百執事之
事乎臣又聞宰相之任者上代天工下執
人柄羣職由之而理亂庶政由之而強張
君之心齊待宰相而啓沃君之耳目待宰
相而聰明設其位不可一日非其人得其
人不可一日無其寵疑則勿用也則勿疎
然後能訢合其心馴致其道蓋先王所以
端拱凝旒而天下大理者無他焉委務於
有司也仰成於宰相也

厚其俸

三十九使官吏清廉

在均其祿

臣聞為國者皆患吏之貪而不知去貪之道也。昔欲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由也。臣以為去貪致清者在乎厚其祿而均其俸而已。夫衣食闕於家，雖嚴父慈母不能制其子。况君長能檢其臣吏乎？凍餒切於身，雖巢由夷齊不能固其節。况凡人能守其清白乎？臣伏見今之官吏所以未盡貞廉者，由祿不均而俸不足也。不均者，由所在課料重輕不齊也。不足者，由所在官秩等而祿殊郡縣不巳也。其甚者，則有官秩等而祿殊郡縣，同而俸異，或削奪以過半，或停給而彌年。至使衣食不充，凍餒並至。如此則必冒白刃，蹈水火而求私利也。况可使撫人字物，斷獄均財者乎？夫上行則下從，身窮則心濫。今官長日侵其利而望吏之不日侵於人，不可得也。蓋所謂渴馬守水，餓犬讓肉。

則雖曰用刑罰不能懲貪而勸清必矣。陛下今欲革時之弊，去吏之貪，則莫先於均天下課料。重輕禁天下官長，使刻使天下之吏溫飽充於內，清廉形於外。然後示之以耻，糾之以刑。如此則縱或為非者，百無一二也。

四十省官併俸減使職

臣聞古者計人而置官，量賦而制祿。故官之省置必稽人戶之眾寡，祿之厚薄必補賦入之少多。俾乎官足以理人，士足以奉吏。上有常祿，財有常征。財賦吏員必參相得者也。頃以兵戎屢動，荒沴荐臻，戶口流亡，財征減耗。則宜量其官而省之，併其祿而厚之。故官者則事簡，士則人安。祿厚則吏清，士則俗阜。而天下所由飾詐而不則知清其吏，而不知厚其祿，則飾詐而不

廉矣知厚其祿而不知省其官則財費而不足矣知省其官而不知選其官則事壅而不理矣此三者迭為表裏相須而成者也伏惟陛下詳而行之臣又見兵興以來諸道使府或因權宜而置職一置而不停或因暫勞而加俸一加而無減至使職多於郡縣之吏俸優於臺省之官積習生常煩費滋甚今若量其職員審其祿秩使眾寡有常數厚薄得其中故祿得其中則費不廣而下無侵削之患矣職有常數則費不煩而人無勞擾之弊矣此又利害相懸遠者伏惟陛下念而救之

四十一議百司食利錢

臣伏見百司食利七出於人日給而經費有常月徵之者率是遠年故私財竭於倍利貧戶徵之者率是遠年故私財竭於倍利

官課積於逋債至使公食有闕人力不堪弊既滋深法宜改作且王者惡言求利患在不均况天下之錢一也謂之曰利曷若謂之曰征乎取之於寡曷若取之於眾乎今若日計其費歲會其用舉為定數命曰食征隨兩稅以分徵使萬民而均出散之天下其數幾何故均之於眾則貧戶無倍息之弊矣入之有程則公食無告闕之慮矣公私交便其在茲乎

四十二議百官職田

臣伏以職田者職既不同田亦異數內外上下各有等差此亦古者公田稍食之制也國家自多事已來厥制不舉故稽其地籍而田則具存考以戶租而數多散失至有品秩等官署同廩祿厚薄之相懸近乎十倍者矣今欲辨內外之職均上下之田

不必乎乎創新規其在乎舉舊典也臣謹按
國朝舊典量品而授地計田而出租故也
之多少必視其品之高下租之厚薄必視
其田之肥瘠如此則沃墾齊而戶租均等
列辨而祿食足矣今陛下求其典而典存
焉索其田而田在焉誠能申明舉而行之
則前弊必自革矣

十四三議兵

用捨逆順興亡

問傳曰誰能去兵也之設久矣又曰先王
耀德不觀兵二者古之明訓也然則君天
下者廢而不用且涉去兵之非資以定功
又乖耀德之美去就之理何者待中
又問兵不妄動師必有名議之者頗辨否
臧用之者多迷本末故有一戎而業成王
霸一戰而禍及危亡興滅之由何申逆順
之要安在

臣聞天下雖興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
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祭公曰先王
耀德不觀兵老子曰兵者不詳之器不得
已而用之斯則不好之明訓也傳曰誰能
去兵也之設久矣又周定天下偃武修文
猶立司馬之官六軍之衆以時教戰斯又
不忘之明訓也然則君天下者不可去兵
也不可黷武也在乎用之有本末行之有
逆順也上之要大畧有三而兵之名隨焉
夫興利除害應天順人不為名尸義然後
動謀之義兵相時觀象取亂侮亡不為禍
先敵至而應謂之應兵恃力宣驕作威逞
欲輕人性命貪人土田謂之貪兵貪者
亡兵應者強兵義者王也謂之貪兵無敵於天
下也故有征無戰焉強之兵先弱敵而後
戰也故百戰百勝焉亡之兵先自敗而後

戰也故勝與不勝同歸於亡焉然歷代君臣惑於本末聞王者之無敵則思耀武是獲一免而欲守株也見亡者之自敗則思弭兵是因一因而欲去食也曾不知無敵者根於義自敗者本於貪而欲歸怨於兵責功於武不其惑歟興廢之由逆順之要昭然可見唯陛下擇之

四十四銷數 省軍費在斷召募

除虛名

臣伏見自古以來軍兵之衆資糧之費未有如今日者時議者皆患兵之衆而不知衆之由皆欲兵之銷而不得銷之術故散之則軍情怨而戎心啓聚之則財用竭而人力疲爲日既深其弊亦甚臣以爲銷兵省費者在乎斷召募去虛名而已伏以貞元軍興以來二十餘年陛下念其勞效固

不可散棄幸以時無戰伐又焉用增加臣竊見當今募新兵占舊額張虛簿破見糧者天下盡是矣斯則致衆之由積費之本也今若去虛名就實數則一日之內十已減其二三矣若使逃不補死不填則十年之間十又銷其三矣故不散棄之則軍情無怨也不增加之則兵數日銷也去虛就實則名不詐而用不實也故臣以爲銷兵之方省費之術或在於此唯陛下詳之

存戎備助軍食

夫欲分兵權存戎備助軍食則在乎復府兵置屯田而已昔高祖始受隋禪太宗既定天下以爲兵不可去農不可廢於是當要衝以開府因隙地以營田府有常官田有常業俾乎時而講武歲以勸農分上下

之番迺勞逸之序故有虞則起為戰卒無
事則散為農夫不待徵發而封域有備矣
不勞饋餉而軍食自充矣此亦古者尉候
之制兵賦之義也况全關畿之內鎮壘相
望皆仰給於縣官且無用於戰伐若使及
兵於舊府興利於廢田張以簿書頒則廩
積因其卒也安之以田宅因以將也命之
以府官始復於關中稍置於天下則兵權
漸分而屯聚之弊日銷矣戎備漸脩而訓
習之利日興矣軍食漸給而飛輓之費日
省矣一事作而三利立唯陛下裁之

四十六選將帥之方

臣聞君明則將賢七則兵勝故有不能
理兵之將而無不可勝之兵有不能選將
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將是以君功見於選
將七功見於理兵者也然則選將之術在

乎因人之耳而聽之因入之日而視之因
人之好惡而取捨之故明王選將帥也訪
于衆詢于人若十人愛之必十人之將也
百人悅之必百人之將也萬人伏之必萬
人之將也臣以為賢愚之際優劣之間以
此而求十得八九矣

四十七御功臣之術

臣聞明王之御功臣也量其功而限之以
爵審其罪而糾之以法限之以爵故爵加
而知榮矣糾之以法故法行而知恩矣恩
榮並加畏愛相濟下無貳志上無疑心此
明王所以念功勞而全君臣之道也若不
限之以爵則無厭之心生矣雖極人臣之
位而不知榮也若不糾之以法則不思之
心啓矣雖竭人主之寵而不知恩也恩榮
不知畏愛不立而望奉上之心盡念功之

道全或難矣故傳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
此由爵無限而法不行使之然也唯陛下
察之

四十八禦戎狄 微歷代之策陳

問戎狄之患久矣備禦之略多矣故王恢
陳征討之謀賈生立表餌之術婁敬興和
親之言晁錯建農戰之策然則古今異道
利害殊宜將欲採之孰為可者又問今國
家北虜欵誠南夷請命所未化者其唯西
戎乎討之則疲頓師徒捨之則侵軼邊鄙
和許親則啓貪而厚費約盟誓則飾詐而
不誠今欲遏彼虔劉化其桀驁來遠人於
朔漠復舊土於河湟上策遠謀備陳本末
臣聞戎狄者一氣所生不可剪而滅也五
方異族不可日而畜也故為侵暴之患久

矣而禦備之略亦多矣考其要者大較有
四焉若乃選將練兵長驅深入之謀自王
恢始建以三表誘以五餌之術自賈誼始
厚以賂遺結以和親之計自婁敬始徒人
實邊勸農教戰之策自晁錯始然則用王
恢之謀則殫財耗力罷竭生人禍結兵連
功平償費故漢武悔焉而下哀痛之詔也
用賈誼之術則羌胡之耳目心腹雖誘而
荒矣而華夏之財力風教亦隨而弊矣故
漢文知其不可而不行也用婁敬之計則
啓寵納侮厚費偷安雖侵略之患暫寧而
和好之約屢背故漢氏四代為匈奴所欺
也用晁錯之策則邊人有安土之患未免
攻戰之勞匈奴無得志之虞亦絕歸心之
望故漢武猶病之有廣武之役也是以討
之以兵不若誘之以餌誘之以餌不若和

之以親和之以親不若備之有素斯皆前
代已驗之事可覆而視也以今參古棄短
取長亦可擇而用焉然臣終以為近筭淺
圖非帝王久遠安邊之上策何者臣觀前
代之師不成國富德盛人安則雖六月有北
伐之師不足憂也若政缺國貧德衰人困
則雖一時無南牧之馬不足慶也何則國
富則師壯上上則今嚴人安則心固上上
則思理如此上上則天子之守不獨在於
諸侯將在於四夷矣則暫雖有事何足憂
矣若國貧則師弱上上則不虞人困則心
離上上則思亂如此上上則天子之憂不
獨在於邊陲或在於蕭牆矣則暫雖無事
何足慶焉蓋古之王者慶在本而不在末
憂在此而不在彼也今國家柔中懷外近
悅遠來此虜嚮風南蠻底貢所未化者其

餘幾何伏願陛下畜之如犬羊視之如蜂
蠆不以士馬強而才力盛恃之而務戰爭
不以亭障靜而烟塵銷輕之而去守備但
且防其侵軼遏其虔劉去而勿追來而勿
縱而已然後略四子之小術弘三王之
猷以政成德盛為圖以人安師壯為計故
德盛而日聞則服上上必懷柔師壯而時動
則威上上必震讐天然可以不靡財用不煩
師徒不盟誓而外成不和親而內附如此
則四海之內五年之間要荒未服之戎必
匍匐而來河隴已侵之地庶從容以歸上
策遠謀不出於此矣

四十九備邊之計未得置帥

臣伏見方今備邊之計未得其宜何則京
西之兵其數頗衆城堡甚備器械甚精以
之遏侵掠禁奪攘則可矣若犬戎大至長

驅師來臣恐將卒雖多無能抗者今所以
軫陛下慮者豈非此乎其所以然者蓋由
鎮壘太多主將太衆故也夫鎮多則兵散
心異則威不相合而力不相濟矣將衆則
然有事誰肯當之今若合之爲五將統之
以一帥將合則勦力帥一則同心仍使均
握其兵分守其界明察功罪必待賞罰然
後據便宜之地扼要害之衝以逸待勞以
寡制衆則雖黠虜無能爲也臣又爲自古
及今有不能守塞之兵而無不可備之塞
有不能備戎之將而無不可備之戎故曰
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其宜也五十之
關能制其開闔居其要也伏惟陛下握戎
之要操塞之關則西陲之憂可以少息矣
五十議守險 德險兼用

問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記曰在德不
在險然則用之則乖在德之訓棄之則違
守國之誠二義相反其旨何從
又問以山河爲寶者萬夫不能當也以道
德爲藩者四夷爲之守也何則苗特洞庭
負險而亡漢都天府用險而昌又何故也
今欲鑒昌亡審用捨復何如哉
臣聞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秦得百
二以吞天下齊得十一而羈諸侯盡恃險
之論興於此矣史記曰在德不在險傳曰
九州之險是不一姓蓋棄險之議生於此
矣臣以爲險之爲用爲捨有時恃既失之
棄亦未爲得也何者夫險之爲利大矣爲
害亦大矣故天地閉否守之則爲利天地
交泰用之則爲害蓋天地有常險而聖人
無常用也然則以道德爲藩以仁義爲屏

以忠信為甲冑以禮法為干櫓者教之險
政之守也以城池為固以金革為備以江
河為襟帶以丘陵為咽喉者地之儉人之
守也王者之興也必兼而用之昔漢高帝
除害興利以安天下自謂德不及於周而
賢於秦故去洛之易即秦之險建都創業
垂四百年是能兼而用之也桀紂三苗之
徒負大河憑太行保洞庭而不脩德政坐
取覆亡者是專恃其險也管子恃其僻陋
不修城郭浹辰之間喪其三都者是怠棄
其險也由斯而觀之山河之阻溝壑之固
可用而不可恃也可誠而不可棄也智以
險昌愚以險亡昌亡之間唯陛下能鑒之

五十議封建論郡縣

問周制五等其弊也王室衰微秦廢列國
其敗也天下崩壞漢封子弟其失也侯王
僭亂何則為制不同上歸於弊也故自古
及今議其是非者多矣今若建侯問國恐
失隨時之宜如置守專城慮乖稽古之義
考其要旨其誰可從

又問封建之制肇自黃唐郡縣之規始於
秦漢或公或革以至國朝今欲子兆人家
四海建不拔之業垂無疆之休大鑒興亡
從長而用無論今古擇善而行侯將守而
何先郡與國而孰愈具書於策當舉行之
臣聞封建之廢久矣是非之論多矣異同
之要歸於三科或曰周人制五等封親賢
其弊也諸侯禮戰伐陪臣執國命故聞蚤
食瓜剖以至於衰滅也而李斯周青之議
由是興焉又曰秦皇廢列國棄子弟其敗
也萬民無定主九族為匹夫故魚爛土崩
以至於覆亡也而曹問士衡之論由是作

焉又曰漢氏族功臣王同姓其失也爵號
大尊土宇太廣故鴟張瓦解以至於勃亂
也而昞錯主父之計繇是行焉然則秦懲
周之弊也既以亡而易衰漢鑒秦之亡也
亦矯枉而過正歷代之說無出於此焉以
臣所觀竊謂如其一未知其二也何者臣
聞王者將欲家四海子兆人垂無疆之休
建不拔之業者在乎擇理柄立人防導化
源固邦本之業者在乎刑行德立近悅遠
安恩信推於中惠化流於外如此則四夷
爲臣妾况海內乎雖置守罷侯亦無害也
若法壞政荒親離賢棄王澤竭於上人心
叛於下如此則九族爲讎敵况天下乎雖
廢郡建邦又何益也故臣以爲周之衰滅
者上失其道天厭其德非爲封建之弊也
秦之覆亡者君流其毒人離其心非唯郡

縣之咎也漢之禍亂者寵而失教立不選
賢非獨強大之故也繇是觀之苟固其本
導其源雖郡與國俱可理而安矣苟踰其
防失其柄雖侯與守俱能亂且危矣伏惟
陛下慮遠憂近鑒古觀今以敦睦親族爲
先不以封王爲急以優勸勞逸爲念不以
建侯爲思以尊賢寵德爲心不以開國爲
意以安撫黎元爲事不以廢郡爲謀則無
疆之休不拔之業在於此矣况國家之制
垂二百年法著一王理經十聖變革之議
非臣敢知

五十二議井田阡陌 游息墮止

兼併實版圖

問三代之牧人也立井田之制別都鄙之
名其爲名制可得而知乎其爲功利可得
而聞乎

又問自秦壞井田漢修阡陌兼并大啓游
墮寔繁雖歷代因循成恐弊深而害甚如
一朝改作或慮失業而擾人既廢之甚難
又復之非便斟酌其道何者得中

臣聞王者之貴生於人焉王者之富生於
地焉故不知地之數則生業無從而定財
征無從而計軍役無從而平也不知人之
數則食力無從而計軍役無從而均也不
均不平則地雖廣人雖多徒有貴之名而
無富之實是以先王度土田之廣狹畫爲
夫井量人戶力之衆寡分爲邑居使地利足
以食人土力足以闢土邑居足以處衆人
力足以安家野無餘田以啓專利邑無餘
室以容游人逃刑避役者往無所之敗業
遷居者來無所處於是生業相固食力相
濟其出財征也不待徵書而已平矣其起

軍役也不待科人而已均矣然後天子可
以稱萬乘之貴四海之富也洎三代之後
厥制崩壞故井田廢則游墮之路啓阡陌
作則兼并之門開至使貧苦者無容立足
雖之居富強者專籠山絡野之利故自秦
漢迄于聖朝因循未遷積習成弊然臣以
爲井田廢之頗久復之稍難未可盡行且
宜漸制何以言之者商鞅開秦之利也蕩
然廢之故千載之間豪奢者得其計王莽
革漢之弊也卒然復之故一時之間農商
者失其業斯則不可久廢不可速成之明
驗也故臣請斟酌時宜參詳古制大抵人
稀土曠者且修其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
以井田使都鄙漸有名家夫漸有數夫然
則井邑兵田之地衆衆相維門閭族黨之
居有亡相保相維則兼并者何所相保則

地無遺力財產豐足賦役均平市利歸於農生業著於地者也

五十三議肉刑

可廢不可用

問肉刑省其來尚矣其廢又矣前賢之論是非紛然今欲棄而不行法或乖於稽古若舉而復用義恐失於隨時取捨之間何者為可

臣伏以漢除肉刑迨今千有餘祀其間博聞達識之士議其是非者多矣其欲廢之者則曰刻膚革斷支體人主忍而用之則愷悌惻隱之心乖矣此緹縈所謂雖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者也其欲復之者則曰任箠令用鞭刑酷吏倚而行之則專殺濫死之弊作矣此班固所謂以死罔人失本惠者也臣以為議事者宜徵其實用刑者

宜酌其情若以情實言之則可廢而不可復也何者夫肉刑者蓋取剝啄黥劓之類耳書所謂五虐之刑昔苗人始淫為之而天既降咎及秦人又虐用之而天下亦離心夫如是則豈無濫死者耶漢文帝始除去之而不罰以清戎太宗亦因而棄之而人謂不犯夫如是則豈有罔人者耶此臣所謂徵其實者也臣又聞聖人之用刑也輕重適時變用捨順人情不必乎反今之宜復古之制也况肉刑廢之久矣人莫識焉今一朝卒然用之或絕筋或折骨或面傷則見者必痛其心聞者必駭其耳又非聖人適時變順人情之意也徵之於實既如彼酌之於情又如此可否之驗豈不明哉傳曰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又曰利不百不變法臣以為復之有害而無利

也其可變而改作乎

五十四刑禮道迭相爲用

問聖王之致理也以刑糾人惡故人知勸懼以禮導人情故人知恥格以道率人性故舉而用耶將並建而用耶從其宜先後有次耶或其功優劣有殊耶然則相今日之所宜酌今日之所急將欲致理三者奚

先

臣聞人之性情者君之土田也其荒也則蕪之以刑其闕也則蒔之以禮其植也則獲之以道故刑行而後禮立禮立而後道生始則失道而後禮中則夫禮而後刑終則修刑以復禮脩禮以復道故曰刑者禮之門禮者道之根知其門守其根則王化成矣然則王化之有二者猶天之有兩曜

歲之有四時廢一不可也並用亦不可也
在乎舉之有次措之有倫而已何者夫刑者可以禁人之惡不能防人之情禮者可以防人之情不能率人之性又不能禁人之惡循環表裏迭相爲用故王者觀理亂之深淺順刑禮之後先當其懲惡抑淫致人於勸懼莫先於刑刻邪窒慾致人於耻格莫尚於禮反和復朴致人於敦厚莫大於道是以衰亂之代則弛禮而張刑平定之時則省刑而弘禮清淨之日則殺禮而任道亦如祁寒之節則踈水而附火徂暑之候則遠火而狎木順歲候者適水火之用達時變者得刑禮之宜適其用達其宜則天下之理畢矣王者之化成矣將欲較其短長原其始終順其變而先後殊備其用而優劣等離而言之則異政合而理之

則同功其要者在乎舉有次措有倫適其
用適其宜而已方今華夷有截內外無虞
人思休和俗已平泰是則國家殺刑罰之
日崇禮樂之時所以文易化成道易馴致
者由得其時也今則時矣伏惟陛下惜而
不失焉

白氏長慶集卷之六十四

白氏長慶集卷六十五
策林四凡二十一 道

五十五止獄措刑

在富而教之

問成康御宇囹圄空虛文景繼統刑罰不
用太宗化下而人不犯成此功者其效安
在桀紂在上比屋可誅秦氏為君赭衣滿
道致此弊者其故安在今欲鑒桀紂秦氏
之弊繼周漢太宗之功使人恥且格刑措
不用脩詳本末著之于篇
臣聞仲尼之訓也既庶矣而後富之既富
矣而後教之管子亦云倉廩實知禮節衣
食足知榮辱然則食足財豐而後禮教所
由興也禮行教立而後刑罰所由措也蓋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臣請以前事明
之當周成康之時天下富壽人知恥格故
囹圄空虛四十餘年當漢文景之時節用

勸農海內殷實人上自愛不犯刑法故每
歲決獄僅至四百及我太宗之朝勤儉化
人上用富庶加以德教致于升平故一歲
斷刑不滿三十雖則明聖慎刑賢良恤獄
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人生厚德正而
寡過也當桀紂之時暴征讎斂萬姓窮苦
有怨無恥奸究並興故是時也比屋可戮
及秦之時厚賦以竭人財遠役以殫人力
力殫財竭盡為寇盜羣盜滿山赭衣塞路
故每歲斷罪數至十萬雖則暴君淫刑奸
吏弄法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人貧困
思邪而多罪也由是觀之刑之繁省係於
罪之衆寡也教之廢興繫於人之貧富也
聖主不患刑之繁而患罪之衆不患教之
廢而患人之貧故人苟富則教斯興矣罪
苟寡刑則斯省矣是以財產不均貧富相

併雖堯舜為主不能息忿爭而省刑獄也
衣食不充凍餒並至雖咎陶為士不能止
奸究而去盜賊也若失之於本求之於末
雖聖賢並生臣竊以為難矣至若察小大
之獄審輕重之刑定加減於科條得情偽
於察色此有司平刑之平也非王者恤刑
之德也至若盡欽恤之道竭哀矜之法使
生者不怨死者不恨此王者恤刑之法也
非聖人措刑之道也必欲端影於表澄流
於源則在乎富其人崇其教開其廉恥之
路塞其冤濫之門使人內樂其生外畏其
罪則必過犯自省刑罰自措斯所謂致羣
心於有恥立大制於不嚴古者有畫衣冠
異章服而人不犯者由此道素行也

五十六論刑法之弊 升法科選
法吏

問今之法真觀之法今之官真觀之官昔
何為而大和今何為而朱理事同効異其
故何哉將刑法不便於時耶而官吏不得
其人耶

臣伏以今之刑法太宗之刑法也今之天
下太宗之天下也何乃用於昔而俗以寧
壹行於今而人未休和臣以為非刑法不
便於時是官吏不循其法也此由朝廷輕
法學賤法吏故應其科與補其吏者率非
君子也其多小人也蓋刑法者君子行之
則誠信而簡易也則俗弊此所以刑一而
詐偽而滋彰也則俗弊此所以刑一而
用二法同而理殊者也矧又律令塵蠹於
棧閣制策堆盈於案几官不徧觀法無定
科今則條理輕重之文盡詢于法直是使
國家生殺之柄假在於小人也

不可忍至有黷貨賄者矣有祐親愛者矣
有陷讎怨矣有畏權豪者矣有欺賤弱者
矣是以重輕加減隨其喜怒出入比附由
乎愛憎官不察其所由人不知其所避若
然則雖有貞觀之法苟無貞觀之吏欲其
刑善無乃難乎陛下誠欲申明舊章刻革
前弊則在乎高其科重其吏而已臣董按
漢制以四科辟士其三曰明習律令足以
決狐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者辟而用
之伏惟陛下懸法學為上科則之應者必
俊乂也升法直為清列則授之者必賢良
也然後考其能獎其善明察守文者擢為
御史欽恤用情者遷為法官如仁恕
之誠廉平之氣不散於管牘之間矣培刻
之心舞文之弊不生於刀筆之下矣與夫
愚詐小吏竊而弄之者功推萬也臣又聞

管仲奪伯氏之邑沒無怨言季羔刑門者
之足亡而獲宥孔明黜廖立之位死而垂
泣三子者可謂能用刑矣臣伏思之亦何
代無其人哉在乎求而用之考而獎之而
已伏惟陛下再三察焉

五十七使人畏愛悅服理大罪赦

小過

問政不可寬也則人慢刑不可急也則人
殘故失於恢也則漏網而為弊務於察也
則及衆而不祥將使寬猛適宜疎密合制
上施畏愛之道下有悅服之心刑政之中
何者為得

臣聞聖人在上使天下畏而愛之悅而服
者由乎理大罪赦小過也書曰宥過無大
者况小者乎刑故無小况大者乎故宥其小
者仁也仁以容之則天下之心愛而悅之

矣刑其大者義也義以糾之則天下之心
畏而服之矣臣竊見國家用法似異於是
何則糾察之政急於朝官而寬於外官懲
戒之刑加於小吏而縱於長吏是則權輕
而過小者或反繩之寄重而罪大者或反
捨之臣復思之恐非先王宥過刑政之道
也然則小大之喻其猶魚耶魚之在泉者
小也察之不詳魚之吞舟者大也漏之不
可刑繁猶水濁也則魚以善為理者舉其
網疎其也伏惟陛下舉其綱於長吏疎其
網於朝也官捨小過以示仁理大罪而明
義則畏愛
悅服之化闇然而日彰於天下矣

五十八去盜賊

在舉德選能安業厚生

臣聞聖王之去盜賊也，有二道焉。始則舉其業厚，其生使廉，恥大興，貪暴者息，故舜舉皋陶，不仁者遠。晉用士會，盜奔于秦。此舉德選能之效也。成康阜其俗，禮讓興行，文景富其仁，盜賊衰息。此安業厚生之驗也。由是觀之，則俗之貪廉，盜之有無，係於人之勞逸，吏之賢否也。方今禁科雖嚴，桴鼓未靜，歎者時聞於道路，穿窬者或縱於鄉間，無乃陛下之人，有多窮困，凍餒者乎？無乃陛下之吏，有非循良明白者乎？伏惟陛下大推愛人之誠，廣喻稱善之旨，厚其生業，使俗知恥，格舉以賢德，使國無幸人。自然廉讓風行，奸濫日息，則重門罕聞於擊柝，外戶庶見於不扃者矣。

五十九議救

臣謹按書曰：昔之肆赦，又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斯則赦之不可廢也。必矣。管子曰：赦者，奔馬之委轡也。不赦者，座疽之礪石也。又諺曰：一歲再赦，婦兒嗜啞。斯又赦之不可數也。明矣。然則赦之為用，用必有時，數既失之，廢亦未為得也。向者赦之為德，大矣。為賊亦甚矣。大凡王者踐祚，改元之初，一用之，則為德也。居常致理之際，數用之，則為賊也。故踐祚而無赦，則布新之義缺，而好生之德廢矣。居常而數赦，則惠奸之路啓，而召亂之門開矣。由此而觀，蓋赦者可踈而不可數也。可重而不可廢也。用捨之要在茲乎。

六十救學者之失

禮樂詩書

尚學者教之根，理之本。國家設庠序以崇儒術，張禮樂而厚國風。師資肅以尊嚴，文

物煥其明備何則學詩書者拘於文而不
通其旨習禮樂者滯於數而不達其情故
安上之禮未行化人之樂將落今欲使工
祝知先王之禮之道生徒究聖人之心詩書不
失於愚誣禮樂無聞於盈減積之爲言行
播之爲風化何爲何作得至於斯
臣聞化人動衆學爲先焉安上尊君禮爲
本焉故古之王者未有不先於學本於禮
而能建國君人經天緯地者也國家刪定
六經之義裁成五禮之文是爲學者之先
知生人之大惠也故命太常以典禮樂立
太學以教詩書將使乎四術並舉而行萬
人相從而化然臣觀太學生徒誦詩書之
文而不知詩書之旨太常工祝執禮樂之
器而不識禮樂之情遺其旨則作忠興孝
之義不彰失其情則合敬同愛之誠不著

所謂去本而從末棄精而得粗至使陛下
語學有將落之憂顧禮有未行之歎者此
由官失其業師非其人故但有修習之名
而無訓導之實也伏望審官師之能否辨
教學之是非俾講詩者以六義風賦爲宗
不專於鳥獸草木之名也讀書者以五代
典謨爲旨不專於章句詁訓之文也習禮
者以上下長幼爲節不專於姐豆之數禘
襲之容也學樂者以中和友孝爲德不專
於節奏之變綴兆之度也夫然則詩書無
愚誣之失禮樂無盈減之差積而行之於宗
乃升之於朝廷習而事成者乃用之於宗
廟是故溫柔敦厚之教疏通知遠之訓暢
於中而叢於外矣莊敬威嚴之貌易直子
諒之心行於上而流於下矣則觀之者莫
不承順聞之者莫不率從管乎人情出乎

理道欲人不化上不安其可得乎

六十一點子書

臣聞仲尼歿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大義乖則小說興微言絕則異端起於是乎岐分派別而百氏之書作焉然則六家之異同馬遷論之備矣九流之得失班固叙之詳矣是非取捨皎然可知今陛下將欲抑諸子之殊途遵聖人之要道則莫若弘四術之正義崇九經之格言故正義著明則六家之異見不除而自退矣格言具舉則九流之偏說不禁而自隱矣夫如是則六家九流尚為之隱退况百氏之殊文詭製得不藏匿而銷盪乎斯所謂排小說而扶大義斥異端而闡微言辨惑嚮方化人成俗之要也伏惟陛下必行之

六十二議禮樂

問禮樂並用其義安在禮樂共理其效何徵禮之崩也何方以救之乎樂之壞也何術以濟之乎

臣聞序人倫安國家莫先於禮和人神移風俗莫尚於樂二者所以並天於地參陰陽廢一不可也何則禮者納人於別而不能和也樂者致人於和而不能別也必待禮以濟樂上以濟禮然後和而無怨別而不至爭是以先王並建而用之故理天下如指諸掌耳志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故前代有亂亡者由不能知之也知而危敗者由不能行之也亦有行而不至於理者由不能達其情也能達其情者其唯宗周乎周之有天下也脩禮達樂者七年刑措不用者四十年斯可謂達其情臻其龜鼎不遷者八百年斯可謂達其情臻其

極也故孔子曰吾從周然則繼周者其惟
皇家乎臣伏聞禮減則銷七則崩樂盈則
放七則壞故先王減則進之盈則反之濟
其不及而洩其過用能正人道反天性奮
至德之光焉國家承齊梁陳隋之弊遺風
未弭故禮稍失於殺樂稍失於奢伏惟陛
下慮其減削則命司禮者大明唐禮防其
盈放則詔典樂者少抑鄭聲如此則禮備
而不偏樂和而不流矣繼周之道其在茲
乎

問禮樂之用百王共之然則歷代以來或

述而理或革而亂或損而興或益而亡何
雖立至理未臻豈必於古襲損益未適其時宜
將文物聲明有乖於古制思欲究盛禮之

旨審至樂之情不和者政而更張可繼者

守而勿失具陳其要當舉而行

臣聞議者禮莫備於三王樂莫盛於五帝

非殷周之禮不足以理天下非堯舜之樂

不足以和神人是則禮不能行矣干戚籥

之制一不脩於古則樂不能

旄屈伸俯仰之度一不脩於古則樂不能

和矣古今之論大率如此臣竊謂斯言失
其本得其末非通需之達識也何者夫禮
樂者非天降非地出也蓋先王之於人情
張為通理者也苟可以正人倫寧家國是
得制禮之本意也苟可以和人倫寧家國是
是得作樂之本情矣蓋善於禮者公其意
不於其名善變樂者變其數不變其情故
得其意則五帝三王不相公襲而同臻於
理矣失其情則王莽屑七習古適足為亂

矣故曰行禮樂之情者王行禮樂之飾者
亡蓋謂是矣且禮本於體樂本於聲文物
名數所以飾其體器度節奏所以文其與
聖人之理也禮至則無體樂至則無聲聲
則苟至於理也聲與體猶可遺况於文然
飾乎則本末取捨之宜可明辨矣今陛下
以上聖之姿守烈祖之制不待損益足以
致理然苟有公革則願陛下審本末而述
作焉蓋禮者以安上理人為體以別疑防
欲為用以玉帛俎豆為數以周旋裼襲為
容數與容可損益也體與用不可斯須失
也樂者以易直子諒為心以中和孝友為
德以律度鏗鏘為飾以綴兆舒疾為文飾
與文可損益也心與德不可斯須失也夫
然則禮得其本樂達其情雖公襲損益不
同歸于理矣

六十四復樂古器古曲

問時議者或云樂者聲與器遷音隨曲變
若廢今器用古器則哀淫之音息矣若捨
今曲奏古曲則正始之音興矣其說若此
以為如何
臣聞樂者本於聲也者發於情也者係於
政蓋政和則情和也則聲和而安樂之
音由是作焉政失則情失也則聲失而
哀淫之音由是作焉斯所謂音聲之道與
政通矣伏觀時議者臣竊以為不然何者
夫器者所以發聲也邪正不繫於器之
今古也曲者所以名樂也哀樂不係於
曲今古也何以考之若君政驕而荒人心
動而怨則雖捨今器用古器而哀淫之聲
不散矣若君政善而美人心平而和則雖
奏今曲廢古曲而安樂之音不流矣是故

禮記卷之六十四

和平之代雖聞桑間濮上之音人情不淫也
不傷也亂亡之代雖聞咸濩韶武之音
人青不和也不樂也故臣以為銷鄭衛之
聲復正始之音者在乎善其政和其情不
在乎改其器易其曲也故曰樂者不可以
偽唯明聖者能審而述作焉臣又聞若君
政和而平人心安而樂則雖援蕢桴擊野
壤聞之者必融上洩上矣若君政驕而荒
人心困而怨則雖撞大鍾伐鳴鼓聞之者
適足慘上戚上矣故臣以為諧神人和風
俗者在乎善其政懽其心上在乎變其音
極其聲也

六十五議祭祀

問聖王立郊廟重祭祀者將以展誠敬而
事鬼神乎將欲裨教化而利生人乎
又問近者敬失於鬼祭祀以淫褻禱者有

借濫諂媚之風蒸嘗者失疏數豐儉之節
今欲便俗無淫祀家不黷神物省費而厚
生人守義而不惑上何為上作上可以救之
臣聞祭祀之義有三禮于天地上以示人
報本也祠于聖賢所以訓人崇德也享于
祖考所以教人追孝也三者行於天下則
萬人順百神和此先王所以重祭祀者也
臣又觀之豈直若是而已哉蓋先王因事
神而設教因祭祀以利人俾乎人竭其誠
物盡其美矣至於鬼則利歸於人焉故阜
其牲牲則牛羊不得不蕃矣豐其黍稷則
倉廩不得不實矣其祭服則布帛不得不
精矣不畜上無牲上不田者無盛則游墮者
不得上懲上矣勤本者不得不勉矣上詩行
於天下雖日事鬼神其實厚生業也故曰
禮行於祭祀則百貨可極焉斯之謂矣然

則物力有餘則奢淫之弊起祀事不節則
誦黷之萌生先王又防其然也是以宗廟
有數豐約有度疏數有時非其度者則鬼
不享而禮不容非其類者則神不歆而刑
不相傷矣近代以來稍違祀典或禮物失
於奢儉或巫史假於淫昏追遠者昧從生
之文徵福者有媚神之祭雖未甚弊亦宜
禁之伏惟陛下崇設人防申明國典蒸嘗
不經者示之以禮禳禱非鬼者糾之以刑
所謂存其政抑其邪則人不惑矣著其誠
謹其物則人厚生矣斯以齊風俗和人神
之大端也惟陛下詳之

六十六禁厚葬

臣伏以國朝參古今之儀制喪葬之紀尊
卑豐約煥然有章今則鬱而不行於天下
者又矣至使送終之禮大失其中貴賤昧
從死之文奢儉乖稱家之義况多藏必辱
於死者厚費有害於生人習不知非寢而
成俗此乃敗禮法傷財力之一端也陛下
誠欲事其弊抑其淫則宜乎振舉國章申
明喪紀奢侈非宜者齊之以禮凌僭不度
者董之以威故威行於下則壞法犯貴之
風移矣禮適其中則破產傷生之俗革矣
移風革俗其在茲乎

六十七議釋教

僧尼

問漢魏以降像教寢興或曰足以耗蠹國
風又云足以輔助王化今欲禁之勿用恐
乖誘善崇福之方若許之大行慮或異教
殊俗之弊裨化之功誠著傷生之費亦深
利病相形從其遠者
臣聞上古之化也大道惟一中古之教也

精義無二蓋上率下以一德則下應上無
二心故儒墨六家不行於五帝道釋二教
不及於三王迨乎德既下衰道又上失源
離孤別樸散器分於是乎儒道釋之教鼎
立於天下矣降及近代釋氏尤甚焉臣伏
觀其教大抵以禪定為根以慈忍為本以
報應為枝以齋戒為葉夫然亦可以誘掖
人心輔助王化然臣以為不可者有以也
臣聞天子者奉天之教令兆人者奉天子
之教令也一則理二則亂若參以外教二
三孰甚焉况國家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
夏孰此二柄足以經緯其人矣而又區區
西方之教與天子抗衡臣恐乖古先惟一
無二之化也然則根本枝葉王教備焉何
必使人去此取彼若欲以禪定復人性則
先王有恭默無為之道在若欲以慈忍厚

人德則先王有忠恕惻隱之訓在若欲以
報應禁人僻則先王有懲惡勸善之刑在
若欲以齋戒抑人淫則先王有防閑邪
之禮在雖臻其極則同歸或能助於王化
然於異名則殊俗足以二乎人心故臣以
為不可者以此也况僧徒月益佛寺日崇
勞人力於土木之功耗人利於金寶之飾
稔君親於師資之際曠夫婦於戒律之間
古人云一夫不田有受其餒者一婦不織
衣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
農而食待蚕而衣臣竊思之晉宋齊梁以
來天下凋弊未必不由此矣伏惟陛下察
焉

六十八議文章

碑碣詞賦

問國家文化天下以文明獎多士以文學二
百餘載文章煥焉然則述作之間又而生

弊書事者空聞於直筆褒美者多觀其辭
今欲去偽抑淫莫如刻繡黜華於枝葉反
實於根源引而救之其道安在
臣謹按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記曰

文王以文理則文之用大矣哉自三代以
還斯文不振故文以將喪之弊授我國家
國家以文學取士二百餘載煥乎文章故士
賢以文學取士二百餘載煥乎文章故士
無賢不肖率注意於文矣然臣輩大成不
能無小弊大美不能無小疵是以凡今秉
筆之徒率爾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者有
矣故歌詠詩賦碑碣讚詠之製往往有虛
美者矣有媿辭者矣若行於時則誣善惡
而惑當代若傳於後則混真偽而疑將來
臣伏思之恐非先王文理化國成之教也且
古之爲文者上以紉王教繫國風下以存

炯戒通諷諭故懲勸善惡之柄執於文士
褒貶之際焉補察得失之端操於詩人美
刺之間焉今褒貶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
義廢矣雖彫章鏤句將焉用之臣又聞稂莠
稗生於穀反害穀者也淫辭麗藻生於文
反傷文者也故農者耘稂莠簸秕稗以養
穀也王者刪淫辭稍麗藻所以養文也伏
惟陛下詔主文之司諭養文之旨俾辭賦
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採而獎之碑誄
有虛美愧辭者雖華雖麗禁而絕之若然
則爲文者必當尚質抑淫著誠去偽小疵
不與三代同風者歟何慮乎皇家之文章

問聖人之致理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
以補察時政

後行爲政順高教者也然聞一人之耳偏
聞天下之言乎一人之心安得盡知天下
之情乎今欲立採詩之官聞諷刺之道察
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子大夫以爲

如何臣聞聖王酌人之言補己之過所以立理
本道化源也將在乎選觀風之興日採於下
之官俾乎歌詠之聲諷刺之興日採於下
歲獻於上者也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
足以自誠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
然後興於嗟嘆叢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
故聞蓼蕭之詩則知澤及四海也聞禾黍
之詠則知時和歲豐也聞北風之言則知
威虐及人也聞碩鼠之刺則知重斂於下
也聞廣袖高髻之謠則知風俗之奢蕩也
聞諱其穫者婦與姑之言則知征役之廢

業也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見也王政之
德失由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知
也然後君臣親覽而斟酌焉政之廢者脩
之闕者補之入之憂者樂之勞者逸之所
謂善防川者決之使導善理者宣之使言
故政有毫髮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錙銖之
失上必聞也則上之誠明何憂乎不達
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內外
咸悅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昇平自開
以來未之聞也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斯
之謂歟

七十納諫 上封章視廣聽

問國家立諫諍之官開啓沃之路矣而
謗諤者未盡其節謀猷者未竭其誠思欲
取天下之耳目裨我視聽盡天下之心智
爲我思謀政之壅蔽者夾於中今之絕滅

者通於外上無違德下無隱情可爲何方
得至於此

又問先王立訓唯諫是從然則歷代君臣
有賢有否至若獻替之際是非之間若君

過臣規固宜有言必納如上得下失豈可
從諫如流以是訓人其義安在

臣聞天子之耳不能自聰合天下之耳聽
之而聰也天子之目不能自明合天下之

目視之而後明也天子之心不能自聖合
天下之心而後聖也若天子唯以兩

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十步之內
不能聞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殿庭之外

不能知也然而況四海之大萬樞之繁者乎
聖王知其然故立諫諍諷議之官開獻替

其啓沃之道俾乎補察遺闕輔助聰明懼
其未也於是設敢諫之鼓建進善之旌立

誹謗之木工商得以流議士庶得以傳言
然後過日聞而德日新矣是以古之聖王

由此塗出焉臣又聞不棄死馬之骨然後
良驥可得也不棄狂夫之言然後佳謀可

聞也苟臣管見之中有可取者陛下取而
行之苟臣芻言之中有可採者陛下採而

用之則聞之者必曰如某之言如某之見
猶且不棄况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謀猷

之士得不比肩而至乎天下審諤之臣得
不繼踵而來乎故覽其謀猷則天下之利

病如懸於掌握中矣納其謬諤則朝廷之
矣如指諸掌內矣所謂用天下之耳聽之

則無不聰也用心識思謀之則無不聖神也
也無不聰也用心識思謀之則無不聖神也

聖神啓於上聰明達於下如此則何壅蔽
之有耶滅絕之有耶臣又嘗觀歷代人君

之有耶滅絕之有耶臣又嘗觀歷代人君

之有耶滅絕之有耶臣又嘗觀歷代人君

有愚有賢舉事非盡失也人臣者有能有
否出言非盡得也然則先王勤匕懇匕勸
從諫識自用者又何哉豈不以自古以來
君雖有得未有悔諫而理者也况其有失
乎臣雖有失未有從諫而亂者也况其有
得乎勤懇勸誠之義在於此矣伏惟陛下
鑒之

七十一去諂佞

從謹直

問天地無私賢愚間生焉理亂有時邪正
迭用焉然則理代豈無愚邪者耶將有而
不住耶亂代豈無賢正者耶將有而不用
耶思決所疑可徵其驗
又問歷代之君無不知用賢則理用愚則
亂從諫興從佞亡也而取捨之際紛然自
迷故誅者多非小人寵用者鮮有君子至
使衰亡危亂歷代相望豈臣之邪正惑其

心乎將已之愛惡昏其鑒乎昏惑之由必
有其故

臣聞昏明不並興邪正不兩廢蓋賢者進
則愚者退矣曲者用則直者隱矣亦由晝
夜相代非寒暑相推匕必然之理也然則盛明
之代非無小人匕之道消不能見而為
亂也昏衰之代非無君子匕之道消不
出而為理也故殷紂之末三仁在朝虞舜
之初四凶在位雖仁在朝不能去之以
喪天下速於旋踵也雖凶在位卒能去之
所以理天下易如覆掌也匕用捨興亡之驗
唯明主能察之然則歷代之主莫不知邦
以賢盛以愚衰君以諫安以佞危然則猶
前車覆而後車不誡者何也蓋常人之情
悅其從命遂志者惡其違己中道者又難
子難進而易退况惡之乎小人易進而難

退而踈其遇乎是則常主之待君子也必敬
及疎則情難上通是以面從者曰踈言則犯龍
假虎威而自負也骨骸者曰踈言則犯龍
斯所以必死也故政令日以壞邦家日以傾
主知君子之守道也雖違於命推而遠之知
知小人之徇惑也雖從於命推而遠之知
謹言之為良藥也雖逆于耳怒而容之知
佞言之為美痊也雖遜于心忍而絕之知
政令日以和邦家日以理斯所以變衰為
盛轉危為安者矣盛衰安危之效唯明主
能鑒之

七十二使臣盡忠人愛上在乎

夫欲使臣節盡忠人愛上則在乎明報

施之道也傳曰美惡周必復又曰其事好
還然則復與還皆報施之謂也夫日月不
復則晝夜不生陰陽不復則寒暑不行善
惡不復則君臣不成昔者五帝接其臣以
道故臣致其君以忠也秦漢以降任其臣以
利故臣奉其君以賈道也士國危鮮致命
利則退故君昏寡救惡之士國危鮮致命
樂君臣是以其君獨安獨危其臣亦獨憂獨
不離于下也故曰君視臣如股肱則臣視
君如元首君待臣如犬馬則臣待君如路
人君愛人如赤子則人愛君如父母君視
人如土芥則人視君如寇讎孔子云審吾
愛上之來在於此不在於彼矣

臣聞昔者西伯善養老而天下歸心善養者非家至戶見衣而食之蓋能為其立田里之制以安其業導樹畜之產以厚其生使生有所養老有所終死有所送也近代之主以為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飽而特頒其布帛肉粟之賜則為養老之道盡於是矣臣以為此小惠也非大德也何則賜之以布帛仁則仁矣不若勸其桑麻之業使天下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賜之以肉粟惠則惠矣不若教其雞豚之畜使天下七十者可以肉食矣然後牧以仁賢慎其刑罰雖不與之年而老者得以壽矣不奪其力不擾其時雖不與之財而老者得以富矣使幼者事長少者敬老雖不與之爵而老者得以貴矣此三代盛王所以不遺年

而興孝者用此道也

七十四睦親

選用

臣聞聖人南面而理天下自大道始於親上故堯之教也睦九族而率百姓文王之訓也刑寡妻而誠欲推其可謂教源理之本也今陛下誠欲推其恩廣其愛使惠洽九族化流萬人則宜乎先親後疎自近及遠者也然後置其師傅閑之以教訓選其賢能授之以官政或出為牧守入為公卿如此則雖無三代封建之名而有三代翼戴之實也使棣華之誅協于內麟趾之風著于外所謂枝葉茂而本根可庇骨肉厚而家國俱肥則天下之人相從而化矣故曰未有九族睦而萬人叛者也未有九族離而萬人和者世蓋先王所以布六順而化百姓數五教而協萬

邦者由世道素行也

七十五典章禁令

問子大夫才膺間出副我旁求宜當悉心靡有所隱其或典章有違於古禁令不便

於今爾無面從予村親覽

臣伏以今之典章百王之典章也安有戾

於古道者歟今之禁令列聖之禁令也安

有乖於昔時者歟但在乎奉與不奉行與

不行耳陛下之念至此誠思理之心切好

問之旨深也比臣所以極千慮昧萬死而

獻狂直者以副天心之萬一焉

臣聞典章不能自舉待教令而舉教令不

能自行待誠信而行今百王之典具存列

聖之法明備而禁未甚止令未甚行者臣

愚以為待陛下誠信以將之昔宓賤行化

德及泉魚非嚴刑所致也推其誠而已魯

恭為理仁及春翟非猛政所驅也委其信

而已今以陛下上聖之姿仁惠之力令行

禁止之勢萬七於一邑一宰也何慮教不

敷而化不治乎臣聞周公之理也周年而

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陛下苟能勤教令

以撫之推誠信以奉之則三年化成五年

而定臣竊未以為遲矣伏惟陛下少垂意

而待焉



國

卷之六

